

“我给你整个江湖。”
“江湖对我们来说太远，
还是别去了……”

桃花满天下

TAOHUA MANTIANXIA F

柯柯安◎著
KEKUAN WORKS



她，是恃宠而骄的富家千金，还是被人利用的一枚棋子？
他，是权倾天下的天赐之子，还是情深入骨的寻常凡人？

天才作家柯柯安 执笔唯美言情

一路狼烟的流离
盘根错节的情种
风涛暗涌的江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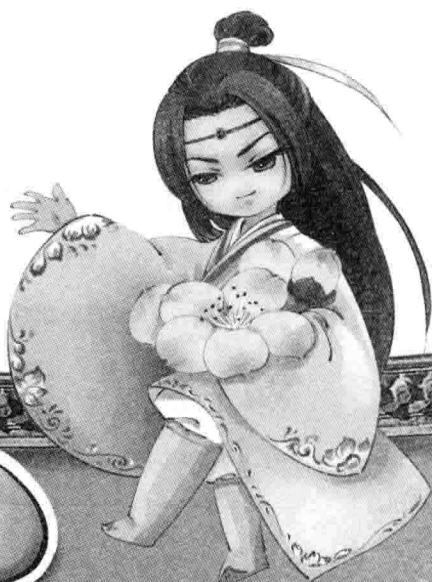
凤凰游，妙神医，雪如絮，芳已歇

桃花落尽，仙人色衰，佳人笑天下醉。
天赐良缘，凤翥鸾翔，负韶华不负君。

桃花 滿 天下

TAOHUA
PIANTIANXIA

柯柯安◎著
KEKEAN WORKS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桃花满天下 / 柯柯安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4. 3
ISBN 978-7-5113-2287-6

I. ①桃… II. ①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46055号

桃花满天下

著 者: 柯柯安
出 版 人: 方 鸣
责任编辑: 叶 辞
装帧设计: 轩辕喏
排版制作: 刘珍珍
封面插画: 蝴蝶酥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700mm×980mm 1/16 印张: 34 字数: 590千字
印 刷: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版 次: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2287-6
定 价: 59.80元 (全二册)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: 100028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真: (010) 82069000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· 001	第十九章	月上西楼凭栏望
· 015	第二十章	浣花不见意春归
· 031	第二十一章	花不迷人人人自迷
· 045	第二十二章	禁地乱阵惑人心
· 059	第二十三章	桃花碎却满地落
· 075	第二十四章	仙姑云簪再现身
· 091	第二十五章	百家之劫劫百家
· 105	第二十六章	雾里看花离人心
· 121	第二十七章	凤凰已栖君不见
· 137	第二十八章	白虎之计妙连珠
· 153	第二十九章	辗转一梦回旧庙
· 165	第三十章	京城琴铺新开张
· 177	第三十一章	真假霰雪难分清
· 191	第三十二章	痴心一片谁问津
· 207	第三十三章	武林盟主是替身
· 223	第三十四章	黑暗中的对峙者
· 237	第三十五章	背叛难谅骨肉亲
· 253	第三十六章	花间相守良人归



桃花庭院深深，落英缤纷。

笔墨纸砚轻轻摆在敞开的窗前，柳枝轻抚过粉墙黛瓦，桃花飘零，送来了一缕清香。

庭院里，还有一个模糊的影子，正趴在窗前。院子是浅色的，被白雾笼罩的粉色的桃花遮盖了半座院墙，刚发芽的柳枝儿也跟着垂在小池塘的水面上。

窗前的人儿像是有着什么心事，脸上抹着两朵粉云，秀美青黛，她伸手轻轻托着脑袋，灵透的杏眸微微睁着，绣着碧色碎花的锦袖在不经意间滑落，露出一截白皙的藕臂。

“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……”

杏眸轻轻一眨，小巧的菱唇弯起。

一只玲珑绣球滚进视线，清秀少女愣了愣，庭院中，一只纤纤玉手将玲珑绣球捡了起来，视线顺着玉手上去，一个一身浅杏色罗裙的女子正用双手握住绣球，感受到她投来的视线，转头与她对视，她一头青丝轻轻挽起，斜插白羽，她眨了眨眼睛，柳眉弯弯，笑意浅然。



“小蛮，又在背诗呢？”浅杏色罗裙的女子握着玲珑绣球向她走来，与她几分相似的脸上带着温柔的笑。

清秀少女明媚一笑，站了起来，隔着窗与浅杏色罗裙的女子相望，她道：“大姐，你回来了？”

浅杏色罗裙的女子伸出纤长的手指，放在嘴边，轻声道：“嘘。”她走到窗边，将玲珑绣球放下，巧笑嫣然，“爹还不知道我回来了，千万不能让他知道，否则，非把我禁足不可。”

清秀少女忙点头，笑道：“大姐又偷偷去看大姐夫了？大姐要嫁给他？”

浅杏色罗裙的女子杏眸半敛，白皙的双颊渐渐泛上粉色，她轻声道：“嗯。他还不知道我想嫁给他。”

“大姐夫对你好吗？”清秀少女眨了眨杏眼，一脸兴奋地问道。

浅杏色罗裙的女子抬起眸子看向她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好，有机会带给我小蛮看看。”

清秀少女开心地“嗯”了一声。浅杏色罗裙的女子伸出纤纤玉指，将她落下的碎发重新理回去，杏眸中满是疼爱。

清秀少女看着浅杏色罗裙的女子，弯起嘴角笑了。

一阵清风吹过，桃花落下，落了一瓣飘在小池塘中，两人的身影渐渐模糊，最后化作两道寥寥的形……

戴小蛮睁开眼睛，静静地看着帷幔，一双杏眸中满是轻伤。

她低下头去，拿过一旁的碧色罗裙穿好，低下头将绣鞋穿上，然后走到小窗边，伸手推开小窗。

远处，云雾缭绕的山峰，寸草不生，近处也是枯木顽石，一片荒芜，萧条冷落。

戴小蛮已经有些记不清她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，隐隐约约只记得这里并不是天赐山庄，因为完颜梦在临走前对他们说了些话，具体是什么她已经不记得了，但她还记得最后临时换了路线，他们并没有去天赐山庄。好像江离和端木幽也跟着完颜梦一并回去了。

来了这里有几日了，她一直梦见以前的事，每次醒来都会觉得十分寂寥，好像一切都是昨天才发生过的。

“咚咚”两声，门被人敲响。

戴小蛮转头看去，门外映出莫心的身影。

“小蛮，今天出来吃饭吧。”莫心沉默了半晌，轻声道。

戴小蛮看向不远处的檀木桌，上面还摆着只吃了几口的饭菜，她忽然间有些清醒过来，忙走到门口将门打开。

门打开，莫心抬起头看向戴小蛮，她一身淡黄色罗裙，秀美的脸上满是担忧，看到戴小蛮后，道：“都几日了，还是这个样子，人都瘦了。”视线落在她身后檀木桌上的剩饭剩菜上，轻叹一声，“钟公子一直都在担心你，神医也来了好几趟，你都不肯开门，真叫人担心。”

戴小蛮缓缓眨了眨杏眸，褚惟心有敲门吗？她竟然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，这几日她就像是一个没有感知的人，日子过了多久都不知道。

“对不起。”戴小蛮低下头，轻声道。

孤容雪的事给她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，很少面对生死别离的她真的很难接受这种残忍的事实。

莫心轻轻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你没有错，快下来吧。”

戴小蛮点了点头，微微一笑，跟在莫心身后走了出去。

戴小蛮跟在莫心身后，边走边打量着周围，这里的一切都很淡雅，鼻翼间飘着淡淡的药香，灯笼高挂，长廊一眼望过去，很长很远。

下了楼，戴小蛮一眼便看见坐在桌前静静地擦着剑的钟奉月，他依旧一身一尘不染的白衣，白纱帽下露出微尖的下巴，红润的菱唇轻轻抿着，十分安静。

听见了脚步声，他抬头看去，见到戴小蛮后微微一怔，弯起嘴角，轻声道：“小蛮来了。”

好久没听到他的声音了，戴小蛮只觉得那句话飘了很远很远，仿佛回荡了很久，才传到她的耳边。

直到莫心带着她将她领到一桌饭菜前坐了下来，她才反应过来。

“钟公子还没吃吗？”戴小蛮拿起桌子上的筷子，看向钟奉月。

这一桌饭菜都有些冷了，但依然没有动过的痕迹。

钟奉月将天赐剑放下，也拿起筷子，看向戴小蛮，笑道：“每天大家都在等你下来再吃，直到知道你不下来后才动筷子，今日自然也不例外。”

戴小蛮举着筷子的手微微一顿，她有些愧疚地低下头去。

钟奉月见她低下了头，意识到自己话太多了，他忙夹起一块少刺的鱼肉放进戴小蛮的碗里，轻声道：“快些吃吧，一会儿就真的凉了。”

莫心提着一壶热茶走了过来，拿起茶杯倒了一杯热茶，放到戴小蛮身旁，





道：“神医在配药，就先不等他了。”说罢，动作轻柔地坐了下来。

戴小蛮低头夹着鱼肉一点一点地送进嘴里，小声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半晌，戴小蛮忽然想起什么，抬头看向钟奉月，道：“这里是哪里？”

钟奉月微微一怔，与莫心对视一眼，他看向戴小蛮，轻轻一笑，道：“万枯谷。”

瓦罐下火苗轻动，一阵白雾从罐中飘散而上。

一只修长的手拿起一株草药，打开瓦罐，将草药丢了进去。

清冷的俊颜上面无表情，他冷冷地侧过头去，看向刚走进来的侍从，轻声道：“哦？她终于肯出来了？”

侍从抬头看了褚惟心一眼，忙低头道：“是，萧夫人说小蛮姑娘精神恢复得挺好，应该是正在慢慢从阴影中走出来，让神医多制几味药给小蛮姑娘补补。”

清冷的眸子瞥了侍从一眼，淡笑道：“补补？”他拿起一旁的扇子，轻轻扇着火，“去帮我把杜仲之类的药材拿些过来，我给她好好补补。”

侍从浑身打了个寒战，面上有些犹豫，看向褚惟心，道：“这……这不大好吧？”

褚惟心抬眸看了侍从一眼，没有停下扇风的手，他轻声道：“哪里不好？”

侍从忙缩了缩头，低头道：“好，好，没有不好。”

侍从心里暗暗叫苦，这小蛮姑娘是怎么招惹神医了，他都替她感到危急。

午膳后。

戴小蛮坐在一旁玩着天赐剑上垂着的剑穗，红色的绳线绕在指尖，打发无聊的时间。

钟奉月见戴小蛮一脸闷闷不乐的样子，忍不住关心道：“要不你再上去休息休息？”

端着一只瓷碗正在走过来的莫心一听这话，惊了一下，忙看向钟奉月，道：“不能再上去了，再上去又下不来了。”

钟奉月愣了愣，点了点头没有说话。

戴小蛮抬头有气无力地看了他二人一眼，莫心走到戴小蛮身旁，将手中的瓷碗放了下来。

“这是让我神医给你熬的药，提提元神，下午好随处走走。”莫心将瓷勺放进瓷碗中，道。



戴小蛮看了一眼这碗黑乎乎的药，顿时皱了皱眉头，摇头道：“我不补，真的。”而且她没觉得自己哪里不对劲，根本用不着喝药。

戴小蛮一直认为人只有生病了才需要喝药，平常没事就喝药，肯定会喝出来些什么问题。

钟奉月见戴小蛮向后退了退，看了莫心一眼，端起那碗黑乎乎的药，对戴小蛮说道：“人没事补补身体是好的，萧夫人不会害你的。”

戴小蛮一直向后退着，直到差点儿从板凳上跌到地上，她才停止后退。

她抬头看了钟奉月一眼，抿了抿唇，又看向莫心，最后视线落在那碗黑乎乎的药上，闭了闭眼，道：“那好吧，我喝就是了。”

钟奉月轻笑一下，墨眸闪过一丝笑意，他将瓷碗递给戴小蛮，戴小蛮接过瓷碗，低头看了一眼，远看就黑乎乎的，近看更是黑得疹人。她将碗端起来，顿时一股呛人的药味蹿入鼻中，她险些给呛出眼泪，瞪着这碗黑药看了半晌，她咬了咬牙，以破釜沉舟之势屏住呼吸，端着瓷碗仰头灌了个干净。

“好苦，好苦……”她忙将碗放在桌子上，吐着舌头皱着眉。

满嘴浓浓的药味散不开，甚至有种怪味在嘴里飘着。

莫心想起什么似的，忙低下头从袖中掏出一个小纸包，从里面拿出一块方糖，递了过去，道：“把这个吃了，去去苦味。”

戴小蛮看了一眼方糖，忙接过来塞到嘴里。

糖一入嘴便化散开来，甜得不行，还有种淡淡的清香。戴小蛮忽然觉得那一碗药喝得值了。

钟奉月看了莫心一眼，忽然轻声道：“萧夫人能把那包糖给我吗？”

莫心愣了一下，没有犹豫，将纸包递了过去，也没问他要来干什么。

钟奉月笑着道谢一声，将纸包收了起来。

戴小蛮刚抬起头，忽然觉得鼻孔痒痒的，再接着，两道鼻孔一热，滑下两道湿热的东西。

钟奉月和莫心同时看向戴小蛮，怔住了。

戴小蛮伸出手摸了摸鼻翼下方，手放到眼前一看，鲜红的血沾满了手指，她一顿，险些晕了过去。

“萧夫人！”戴小蛮哭丧着脸看向莫心，伸出手，道，“你看！”

莫心也有些不知所措，与钟奉月对视一眼。莫心忙拿过白丝巾给戴小蛮捂着鼻子。

戴小蛮心想，她就没错，人好好的干吗非要喝药，喝出毛病了吧！还补



呢，这不，一不小心就补过头了！

钟奉月忙将那只瓷碗拿了过来，里面还有一些残渣，他将瓷碗送到鼻子前轻轻闻了一下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又气又笑，将瓷碗递给了莫心。

“萧夫人，这……”

莫心接过碗，低头闻了闻，脸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怎么会有鹿鞭在里面？”

戴小蛮抬头看向莫心，还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当她看见钟奉月有些尴尬地动了动嘴角时，她才确信自己真的没有听错。

她一把扶着桌角，低下头干呕起来……

飘满药香的屋子里，每一味药引前都写有一个名字。

一身青衣的褚惟心走了走，挑了其中一味，走到瓦罐前，打开瓦罐，将瓦罐里的药倒了出来，又将手上那一味药引放进熬成浆状的药里。

木门突然被人推开，一个风风火火的人影冲了进来。

褚惟心微微一顿，大概猜到了来人是谁，没有回头，拿过捣药杆，低头捣着药。

戴小蛮大步走到褚惟心身边，一掌拍在长桌上，杏眸圆瞪，道：“褚惟心，你什么意思？”

褚惟心低头静静地捣着药，一下一下，不急不躁，清冷的眸子也不看她，轻声道：“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为你的身体着想，既然食补不了你，就药补好了。”

戴小蛮叉着腰，气得撇过头去，眼一瞄，刚好看到一味叫作“鹿冲”的药引，杏眸微微瞪起，她猛地看向褚惟心，质问道：“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？你要真这么想的话就说出来，我立马从山上跳下去给你看。”

这个褚惟心就像和她八字不合似的，处处都跟她作对，非要把她气死不可。

褚惟心停下了捣药的手，清冷的眸子看向她，轻声道：“跳吧，我不拦着。”

戴小蛮气得眼前一黑，她缓缓闭上眼睛，又缓缓睁开，有些没底气地说道：“好，那我跳了你可别后悔。”跳崖？不行不行，她还考虑考虑，跳下去死了都还尸首不全，多吓人啊。

褚惟心又低下头去，继续捣着药，清冷的眸子里闪过一丝笑意，轻笑道：

“你若是想跳就跳吧，万枯谷的山崖并不高，跳下去了说不定还能留一口气。若是没气了也没事，我下去再将你捡上来，总有办法再医活你的。只是落了个半身不遂，或是面目全非，就不是我能医好的了。”

戴小蛮听他说得后脊一阵发凉，她看了他一眼，嘟囔一声：“江湖怎么出



了你这么个祸害，总想着先把人弄残了再治人……”

褚惟心只当没听见，他放下捣药杆，转过身数了数一排又一排的瓷瓶子，视线忽然落在其中的一只小瓷瓶上，他伸手将小瓷瓶拿了出来，放到戴小蛮手边，道：“既然你来了我药坊，我就送你味药当作纪念。”

戴小蛮瞪了他一眼，说的就好像她亲临贵舍了似的。

她没好气地低下头将那只小瓷瓶拿了过来，放在手里看了看，轻皱眉头，念着上面贴着的字条。

“一忘忧……”

她抬头看向褚惟心，隐隐觉得这不是什么好药，她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褚惟心轻轻一笑，清冷的眸子看了她一眼，又转过身将药罐里的药倒了出来，放在一旁，道：“那味药可是只有一枚的，几年前万枯谷还开花的时候，我用万枯谷的良引做出来的。”

万枯谷以前并不是枯谷？

戴小蛮怔了怔，突然想起之前打开窗后看到的那一幕，万枯谷寸草不生，满目疮痍，又怎能让人联想到以前开花的样子？

半晌，她忽然反应过来，低头看向手中这只小瓷瓶，道：“它是做什么用的？”听这名字就不觉得这药是医人的药，倒像是什么歪门邪道搞的邪药。

褚惟心静静地看着她，清冷的眸子流转着光泽，他缓缓道：“可以忘掉想忘掉的一切，没有忧伤。”

清风吹过，雁过留声。

戴小蛮低下头，静静地看着手上这只小瓷瓶。

可以忘掉想忘掉的一切，没有忧伤……

杏眸倏地瞪大，她忙将这只小瓷瓶推了回去，甩了甩手，看向褚惟心，道：“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！”后退了几步，“不要不要，你自己留着吧，我还不想当一个跟傻子没什么两样的人。”

褚惟心轻笑一声，清冷的眸子微微一敛，将小瓷瓶又拿了回来，放回了那排瓷瓶中。

戴小蛮看了一眼那排小瓷瓶，杏眼看了看褚惟心，想了想，道：“有没有什么值钱点儿的药？”什么都不拿走的话又太可惜了，这里这么多药，反正也不要钱，不如拿几瓶走，以后卖钱也能卖不少。



褚惟心当然不知道她打的什么如意算盘，他淡淡地瞥了她一眼，道：“我这里的药都很值钱，看你需要什么了。”

戴小蛮眼珠子转了转，忽然笑道：“有没有什么续命的药，或者是百解丸什么的？”以前在京城的时候，她经常听那些说书人讲到这些奇药，每每都听得戴小蛮心痒不已，恨不得弄上两味这样的药来。

褚惟心低头看了戴小蛮一眼，淡笑道：“续命的药？百解丸？”他走了过来，将戴小蛮挤到一旁，把她身旁的那只药罐子拿了过来，“戴小蛮，你还能再想美点儿吗？”

戴小蛮瞪着他看了半晌，小声道：“重生果都能有，续命的药和百解丸怎么就不存在了？”

褚惟心手下微微一顿，接着又走到另一边，道：“年纪轻轻就想着续命什么的，你也真不愧是你。”拿起一只小勺子，将药罐子里的药都舀了出来，“还有百解丸什么的，那种药基本上配不出来，什么毒就该用什么药解，哪有一药解百毒的，真会想。”

戴小蛮抿了抿嘴，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没听过那句‘好人不长命，祸害遗千年’吗？像我这样的好人，当然要防着点儿，又不像你，高枕无忧地可以活上那么多年。”再说了，她不过就是不了解医术，说几句行外话，至于被嘲笑吗？

褚惟心看也不看她，拿起一旁刚配好的药，丢给她，道：“戴小蛮真该改名叫李小花了，像个村姑似的一点儿见识都没有。”

戴小蛮接过他丢来的瓷瓶，瞥了他一眼，又低下头去看着瓷瓶，转了转瓶身，没见到什么字，她不禁疑惑道：“这又是什么？”打开瓶塞，轻轻嗅了嗅，味道很香，还有种淡淡的甜。戴小蛮倒了几粒放在手心，白色的药丸，看起来就像糖丸一样。

褚惟心淡淡地看了她一眼，弯起嘴角，轻声道：“治臆想症的。”

戴小蛮手一顿，忙将药丸倒回瓷瓶里，堵上塞子，一把将瓷瓶按桌子上，怒道：“你先把你自己治好吧！”

万枯谷这个地方并没有戴小蛮想象中那么漂亮，放眼望去，辽阔的山谷竟无一活物，土色的赤石身上，尽是枯萎的花草。

难怪这里叫万枯谷。

听说医者尽出万枯谷，除了褚惟心，云箬也是万枯谷人，这两个人都是妙手回春的医者。



戴小蛮静静地坐在山石上，看着这崎岖不平的山谷，一种苍凉的萧条感扑面而来。

听钟奉月说过，万枯谷地质特殊，总是生长着一些别处没有的奇材妙药，所以万枯谷出医者，也不是空穴来风的说法。

只是戴小蛮没想到万枯谷如今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就像是生命之源被吸走了般，只留下了一个空空的躯壳。

忽然，眼前一道金辉飘过。

戴小蛮皱了皱眉头，以为自己看错了，她抬起头看向四周，空空如也。

就在她低下头的那一瞬间，又飘过一道金辉，她猛地抬起头，看到一道金辉飘在空中，并且不停地向着一个地方飘去。

戴小蛮站了起来，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，她小心翼翼地跟在这道金辉后面，绕过山石，爬上土坡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直到走到一棵高大的梧桐树前，这道金辉才消失不见。

戴小蛮找了半天，确定那道金辉是真的不见了。她抬起头，仔细看着眼前这棵梧桐树，这棵梧桐树已经没有树叶了，枯着秃枝，变成了一棵死树。

她走到这棵梧桐树前，伸手轻轻摸了摸树身，指尖传来粗糙的触感，她又抬起头看向树梢，这棵树一定已经死了好几年了，连片枯叶都没有。

戴小蛮转过身去，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到了一个平地，这个平地应该是山脚下，空旷的地面遍地都是赤石枯木，一眼望去，凄凉空荡。

她从没来过这里，也不知道这里离住处究竟有多远。戴小蛮抿了抿唇，抓紧衣袖凭着感觉向前走去。

忽然，那道金辉再一次出现。

戴小蛮紧紧地盯着那道金辉，那道金辉正在向前飘去，戴小蛮不敢松懈，忙跟在后面一路小跑着。

那道金辉飘来飘去，时不时落下一星半点儿，若不是戴小蛮亲眼看见它好几次，还会以为是自己出了幻觉。

那道金辉带着戴小蛮一直走，忽然停在了一处山洞前。

戴小蛮停下了脚步，那道金辉绕了几圈，飞进了山洞里。

戴小蛮探着头看向山洞，里面漆黑一片，戴小蛮心里有些没谱，她没敢再向里面走。

她想了想，又向别的地方走去。

说不定刚才那真的是她的幻觉，世上哪有这么玄乎的东西？



戴小蛮一边摇头一边走着，耳边忽然隐约传来一阵练剑的声音。戴小蛮愣了愣，忙向着声音发出的那处走去。

绕过小山坡，戴小蛮向下一看。

“轰”的一声巨响传出，打破这安静。不远处的一棵树上赫然裂开，剑影锋芒一闪而过，翩若惊鸿，那抹犹如蛟龙的白衣翩然掀起的一角缓缓落下。

戴小蛮瞠目结舌地盯着那棵树，出神间，那抹白影锋招一现，身形一闪，瞬间刀光剑影挥舞空中，犹如灵蛇四蹄，手中长剑一指，一声惊响，一阵疾风卷地而上，飞沙四起，“轰隆隆”的一声，那棵树从中间被斩断，缓缓倒下……

戴小蛮抬头看向那人，那抹一尘不染的白色映入眼帘，显然也是注意到有人在看他，他转过头去。

四目相对，戴小蛮怔了一下。

钟奉月也愣了一下，他弯起嘴角，收起天赐剑，道：“小蛮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戴小蛮回过神来，忙从小山坡上走了下来，她抬头看向钟奉月，道：“刚才……”刚要说出的话，忽然又收住。想了想，戴小蛮决定把实话说出，她指了指身后，硬着头皮道：“刚才有个奇怪的东西把我带到这边，好像是一道光，后来它进了山洞，那个山洞就在小山坡后面。”

钟奉月微微一怔，白纱帽下墨眸看向戴小蛮，他道：“光？”他见戴小蛮神情认真，微微一笑，“那我们便去那山洞看一看吧。”

戴小蛮眨了眨杏眸，看向钟奉月。他居然相信她说的话了？

面上一喜，她忙拉住钟奉月的衣袖，说：“好！”

二人一道上了山坡，戴小蛮带着钟奉月走到那道金辉消失的地方，她来回找了找，忽然看到了那个山洞。

“就是这了！”她指了指山壁上的山洞，抬头看向钟奉月，道。

钟奉月走过来，向里面看了看，眉头微微蹙起，里面漆黑一片，深不见底，转头看向戴小蛮，她一脸兴奋的模样，他扬起嘴角，笑道：“我们进去吧。”

戴小蛮点了点头，跟在钟奉月后面，向里面走去。

山洞的前方是一片漆黑，又暗又静，走在这里，脚步声都显得格外清晰。

钟奉月向里面看去，眉头轻蹙，万枯谷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山洞？

不知走了多久，前方隐隐有一些光亮，戴小蛮从钟奉月身后探出半边脑袋，向前看去。

“这个地方应该已经很久没有人过来了。”钟奉月轻声道。

尽管声音很小，在这空荡的山洞中也回荡了半天。



戴小蛮抓紧了钟奉月的衣服，小声道：“嗯。”

二人忽然走到了一处空地，戴小蛮从钟奉月的身后走了出来。

这里是一处洞穴，里面是一张石床，一张石桌，石桌上放着几幅画，一旁还摆着笔墨纸砚。不算太大的洞穴里，峭壁上亮着几支蜡烛。

烛光摇曳，一切寂静无声。

戴小蛮抬头看向钟奉月，钟奉月菱唇轻抿，他低头看向戴小蛮，轻声道：“不对，这里应该有人来过。”他的视线扫过峭壁上的蜡烛，“这些火烛还亮着，就应该有人住才是。”

戴小蛮觉得这里太陌生了，她下意识抓住钟奉月的衣袖，抬头看了看四周，道：“万枯谷有多少人？”

钟奉月轻轻摇了摇头，看着洞穴，菱唇轻启道：“据我所知，真正住在这里的人并不多，并且神医他们也没有说过这里还有他人。”

“会不会是哪个下属住在这里？”戴小蛮抬头看向钟奉月，轻声道。

钟奉月走到石桌前，轻轻翻了翻上面的几幅画。

戴小蛮也跟着走了过去，视线一扫，脑中猛地一震……

“小蛮？”钟奉月的声音像是从千里之外传来的，飘了很久才飘到戴小蛮的耳朵里。

戴小蛮缓缓抬头看向钟奉月，发现他正担忧地看着她。

戴小蛮摇了摇头，伸手揉了揉脑袋，皱了皱眉头，道：“肯定是给那碗药补的，现在头都有些疼。”

“没事吧？”钟奉月看向戴小蛮，抿了抿唇。

戴小蛮弯起嘴角，看向钟奉月道：“没事。”

钟奉月点了点头，轻声道：“那就好。”说罢，又低下头去看着画。

戴小蛮也看向石桌上的那几幅画。

第一幅画，画的是一处碧水池子，云雾缭绕，池子的四角各有一只凤头，凤的嘴里向下流着水，池子上漂着花瓣，不远处还有几座假山石，仙气袅袅，美不胜收。

第二幅画，画的是一间红绸漫天的屋子，木床上红纱轻掩，不远处还有一张檀木桌，花笼凳静静地摆着，红烛轻亮，照亮了整间屋子，靡丽的红绸像是真的般，引人入胜。

戴小蛮静静地看着这几幅画，画上的地方异常好看，戴小蛮说不出来究竟哪里好看。



“凤凰游，凤凰游，凤凰栖枝头……”脑海中忽然飘过这句话。灵动的杏眸渐渐涣散开。

“凤凰游，凤凰游……”

戴小蛮缓缓抬起头，看向钟奉月。

钟奉月低下头，见戴小蛮一眨不眨地看着她，以为她哪里不适，轻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戴小蛮静静地看着他，一双杏眸微微放空。

白纱帽下，眉头轻蹙，钟奉月不禁抿了抿唇，道：“小蛮？”

戴小蛮看着他，忽然轻轻弯起嘴角，小声道：“亓官无月。”

钟奉月墨眸一怔，他浑身僵住，菱唇微微轻启。

她刚才……刚才说什么？

戴小蛮缓缓走到他身前，伸手将他的腰搂住，将头埋在他的胸口，轻声道：“亓官无月……”

钟奉月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戴小蛮，红润的菱唇轻轻抿起，一双墨眸忍不住轻颤。

钟奉月动了动菱唇，看着紧紧搂着她的戴小蛮，喃喃道：“小蛮……”

她为什么会知道他……

戴小蛮忽然松开抱住他的腰的手，轻轻后退几步，然后抬起头，微微放空的杏眸看向他。

那张秀美的桃心脸此刻微染淡粉，双鬓鸦雏色，娇丽妩媚，朱唇皓齿，嘴角轻扬。她静静地看着他，伸出手，纤长的手指轻轻解着身上的衣带……

碧色长袍滑落，一截诱人的香肩露了出来，几缕青丝落在白皙的脖颈处，幽韵撩人。

钟奉月一怔，他回过神来，见戴小蛮杏眸空洞，白纱帽下，眉头轻蹙，一把将她滑落到肩膀处的长袍重新拉了上去，然后将她打横抱起，长腿一迈，向山洞外走去……

走出山洞后，阳光刺眼，钟奉月低头看向戴小蛮，戴小蛮已经昏睡了过去。

红润的菱唇抿了抿，他抱着戴小蛮，脚下一点，快速向住处飞去。

山壁洞口，一道金辉飞过，消失在空气中……

新月如钩，烛光摇曳。

褚惟心收回手，看了一眼躺在床上昏睡的戴小蛮，又看向一旁一脸担忧的

莫心和菱唇紧抿的钟奉月，淡淡道：“她身上体力消耗太多，导致身体极度疲惫，因而进入昏睡，休息一夜就好，并无大碍。”

体力消耗太多？

钟奉月轻皱眉头，戴小蛮一直跟着他，也没有做什么别的事，怎么会消耗了这么多的体力？

还有，在山洞里，戴小蛮那异常反常的举动……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钟奉月抬起头，看向褚惟心，轻声道：“请问神医，这万枯谷除了你和萧夫人，可还有其他人居住？”

莫心微微一怔，抬头看向褚惟心。褚惟心清冷的眸子敛了敛，他看向钟奉月，轻声道：“是有一个。”

白纱帽下，红润的菱唇轻轻动了动，道：“谁？”

褚惟心看着钟奉月，清冷的眸子流转着光泽。

“画仙凤于飞。”

